

小品文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月初版
申報月刊社叢書第十種

小品文選

每冊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申報月刊社

發行者 申報月刊社

發行所 申報館特種發行部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

分售處 各地申報分館及各大書局

編者序言

照例說幾句話，那似乎是多餘的。一件事物的本身，自有其某種限度的價值存在。並不須個人的主觀的過高的或過低的評價來肯定或否定其存在。事實上經過一個人的眼，由其主觀的選擇而就認為這局部的選擇，足以代表一切，或不足以代表一切，這難免陷於錯誤。我們不能因我們的好惡而肯定一切，正如我們不能因我們的好惡而否定一切一樣，不過我們必須明白這一點，那就是：一件事物由客觀的存在而達於社會對於牠有最高的評價，那一定不是少數人的提倡，而是由於多數人的需要。那些自以為我是××大師，或我是××開山祖的人，把一件事物發生的過程——自其開始及其發展——抹煞了一切，而歸功於個人的力量，這未免太重視那不十分重要的小我而忽略那在他自己以外的大我。這是由於昧於實際者居十之五，而由於主觀的驕妄者居十之五。個人如果平心靜氣，去其驕妄，把實際的情形觀察清楚，就會明白，個人的

力量，真是藐乎其小。明白了這一點，那末我們就可以同樣明白近來小品文——或某種人所謂雜文的特別發達，並不是某特種人，或某種團體提倡的結果，而有足以使牠發展的客觀的條件存在。那就是近代經濟機構的變革，機械文明的發達，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在高速度中進行，捲入這漩渦中的人，除開我輩住亭子間的朋友，以文學爲吃飯的工具，或者那些優閒階級，要自鳴廣博，還讀那長長厚厚的長編鉅制的小說外，大多數市民，已沒有這樣餘閑。這樣，短小精悍，富於刺激性的小品文，自然就會變爲一般人最好的精神食糧。小品文的發達，那也就是其必然的結果了。

講到這地方，也許有人要提出異議，認爲這情形在歐美也許是對的，在中國却未必盡然。中國人有的是空閒，你在內地，你可以看到玩一隻鳥會化去一早晨，一杯酒會喝了半日，一壺茶會消磨了一整個的下半天，吸幾筒鴉片會消耗了一生世。你到處可以看到懶散，遲緩。走路象螞蟻樣爬，做事那像懶牛樣進行。你也許就要問，高速度在什麼地方呢？緊張的生活在什麼地方呢？不過你轉眼來看一看隨洋人大砲一同進來後形成的大都會文明及其影響所及的城市，也許就

會給你一個清楚的印象你早晨晚上，在都會的柏油路的轉角，你可以看到路的當中，車輛是風一般的馳騁着，人是潮一般的湧着，一個動——高速度地動的都市，陳列在你的前面，而在這都市裏面的人，雖不一定都是過着高速度生活的人，然而這高速度的旋律，却多少都是波及他們的頭上有了這樣生活形態，有了在這生活形態下的一部分人，自然適合這樣生活的社會機構也發生了：自然在都市中就有供這些人消費的特種組織，有供這些人消費的特種娛樂場所，自然在同時也必然有供給這些人的特種精神食糧，黃色新聞，「蚊子報」是一種，幽默雜誌圖畫雜誌又是一種，較純正的雜誌報章，又是一種在這樣情形之下，於是所謂柔性文章，遂空前發達了。

就中國近年來載所謂小品文的小型雜誌的特殊發展講，推究其實際，還有一特殊原因，那就是一方面因社會的矛盾日趨深刻，把握住了這現象，而毒辣的諷刺文學，遂特殊興盛消極者不過「寄沉痛於幽默」，而積極者，却有一種教訓的意味在內。他方面，又因國民經濟的日趨蕭條，國民購買力的萎縮，購買較貴的書籍，變為特殊階級的特殊權利，已不是一般人的能力所能及，新出版的書籍，既無人過問，而價格較廉的雜誌，成為大眾購買的目標，遂為必然的結果。雜誌

業的狂飈突起，主要的原因，也許就在此了。

這樣的現象是好是壞，那是另一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不過小品文的發達，有其自身價值，決不會像一般人所罵爲一文不值的。同樣小品文的發達也決不是偉大作品產生的障礙。我們雖承認「小說的獨霸」(Tyranny of Fiction)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却不能承認小品文的發展，乃小說題材枯窘的結果。這種意見，小泉八雲在幾十年前曾經講過。小泉八雲認爲二百年來歐洲小說，以戀愛爲主題，差不多已將各種題材各種形式寫盡，以後的小說須找一條新的路，什麼是小說的新路，他並沒有告訴我們，但他告訴我們將來絮語文(Essays)與速寫(Sketch)一定會占文學重要的地位。中國過去幾年，三角戀愛，四角戀愛的小說，雖也曾流行一時，可是這些小說並不足代表一切，也並沒有把題材做盡了。中國小說今後似乎已有了一個共同的新趨向，有其遠大的前程，而小品文的發展，也是並行不悖的。這無須我來替小品文辯護，不遠的將來，事實定會告訴我們。

當然就這兩種本質講，小品文的寫作，分量是較輕的，寫作也是較易的形式，也是較自由的。

隔壁死了一個老太婆，可以拿來做小品文的題材，汽車軋死了一個小狗，也可以拿來做小品文的題材，小品文可以寫宇宙之大，也可以寫蒼蠅之微。不過小品文異於小說的，那就是你只須用最簡單的筆，把握住一個事件的最精彩的，或最緊張的，或最特殊的一部分，將那事件的輪廓描寫出來就夠。你無須像小說一樣，用幾百頁的文字寫一個人半天的生活。正如現代的漫畫一樣，你只須用幾筆把一個人或事件的特性描摹出來，活現於紙上，就盡了牠的功能了。所以你描畫一個西哈諾，你只要畫一個大鼻子，你要畫魔俠董吉訶德的荒唐舉動，你只要畫一個騎瘦馬的武士去鬥風車，你要畫卓別靈，你只要畫一雙大皮鞋或畫一條手杖，或畫兩撇小鬍子，你要畫瓊克勞馥，你只要畫一對大眼，就夠了。能夠把握這一點的，我相信一定能夠寫成一篇好的小品文。忽略這一點的，我相信一定是吃力不討好的。我的選擇的標準，就是如此，其中是否有主觀的錯誤，那自然還有討論的餘地，而我所選擇的是否都合乎這標準，那自然也是很難講的。不過我相信這些小品文，正如其他一件事物一樣，就其本身講，自有某種限度的價值，並不是個人過高的或過低的評價而可以肯定，或否定其存在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

小品文選

目錄

編者序言

瘋子.....橫波(一)

再談瘋子.....橫波(二)

瘴氣的谷.....吳巖(七)

甲必丹的女兒.....黑嬰(二六)

信與永生.....歐陽山(三)

某一次旅行.....歐陽山(三六)

我底表叔·····	歐陽山(三)
奴性憎惡者·····	草明(四)
獵人·····	時玳(四)
江底之夜·····	劉明(五)
話別·····	草明(六)
庫庫拉河·····	時玳(七)
小娘船·····	鄭兆甲(七)
一夫一妻·····	陳福熙(八)
野人山道中·····	劉明(八)
雪夜過嶺記·····	先河(八)
大青山·····	袁塵影(九)
渡班畔河·····	斐兒(九)

舟過魯河·····	斐兒(100)
網眼海濱·····	黑嬰(103)
韓盛家蜜子的夜·····	盛煥明(105)
閔行行·····	稜磨(113)
拓皋行·····	高植(110)
大椿橋的夏夜·····	蘭如(113)
菩提寺·····	香山(117)
歲暮的武藏野·····	香山(121)
櫻花·····	香山(124)
送阿寶出黃金時代·····	豐子愷(129)
失樂園·····	蘆焚(135)
出於意料的事情·····	欽文(138)

木排竹筏

唐錫如(一五)

無題

卷施(一四)

寂寥時

馬星野(一七)

過去

周文(一六)

消閑

風子(一三)

鄉土

徐盈(一六)

悼逝去友情

熾夏(一六)

人間味

熾夏(一七)

夏聲

辛人(一四)

盼

祖澤(一五)

風夜

子岡(一六)

小品文選

瘋子

橫波

大概是三十年以前罷，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做瘋子。

那時我不過七八歲，我的家鄉的住了三代的老屋對門是一家賣水菓的；他家除了沿街的兩間舖面，後邊就是一塊空地，據說是「長毛」燒了一直就沒有錢再造起，空地後邊就是小河，小小的石埠，臨水有一棵老桑樹和梔子樹，就是他家，出了我所知道的第一個瘋子。

因為他家那塊空地在夏天乘涼冬天晒太阳的好所在，我那時差不多天天要到他家去玩的。他們是賣水菓的，上午很忙，下午却空閑了，他們的小兒子阿四也許到城隍廟前的書場上聽「程咬金賣柴扒」，他們的老當家就坐在舖門邊的竹椅子上打磕鉢，和我們幾個一般是鄰舍

的孩子在空地上玩耍的，總是他們的六十多歲的老婆婆，還有一位不會許人家的廿多歲的姑娘叫做阿繡。我們不大喜歡阿繡。因為她拉住了我們不是問誰做的鞋子就是問我們媽媽梳的新式的髻叫什麼名字，再不然，就是捉得我們中間一個叫騎在她膝上，她使勁地搖，嘴裏哼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調子。我們頂喜歡纏住了那老婆婆要她講「長毛」故事。

老婆婆的「長毛」故事總從她家這塊燒掉了房子的空地開頭。她指著空地上一塊半埋在土裏的石墩兒，或者是那棵老桑樹，就講她那反覆過無數次的故事。照例聽到後來我們一定要怕的，我們先是大家擠緊在一堆，不敢再望一眼那石墩或桑樹，然後，我們中間有誰忽然怪叫了一聲，於是我們也都一齊叫起來，帶怕帶玩笑似的一齊跑進了屋子。老婆婆的「長毛」故事就這樣從來沒有講到過尾巴。

我們跑進屋子去，十回有九回是找他家的左手兩個指頭缺了一節的阿三。也是賣水果的，但不及阿四那樣會唱曲子似的叫賣，並且下午閑了也不上書場去，却躲在他屋裏玩他的玩意兒。他會畫紅面孔大鬍子的關帝，白臉的曹操，或者赤髮金臉的奎星。他畫奎星特別拿手。活像他

家隔壁文昌閣上那一個但是他畫來畫去只這三位而且或坐或立也總是那一套的樣子。雖是那麼著我們却也看不厭我們總是從空地上哄進來就擠在他四周他像有點嫌我們打擾了他似的不過也不作聲正正經經畫他的有時我們中間有誰太放肆了弄他的畫筆或是騎到他坐着的那張竹椅子背上去那他就要慢慢地站起來一腳踏在竹椅子上右手拏一根他自家做的戒尺舉得高高地橫在頭頂睜圓了眼睛鼓起腮巴朝那個太放肆的孩子「胡」的噴一口氣據說這是趙玄壇打老虎的姿勢於是我們都笑着拍手但他的畫兒也這樣畫到一半攔起。

除了畫關帝畫曹操畫奎星這位阿三又能塑菩薩那一定是彌勒佛。他就在自家空地上挖點泥晒乾了研得細細的然後攪了水塑起來他的彌勒佛可不及他的畫兒高明只有那大肚子和拉開了的笑口叫人看了想到這尊菩薩是「笑彌陀」。然而那張笑口一定大得過分了一點我們說阿三左手斷脫的那兩節指頭可以給那小的小泥菩薩含在嘴裏阿三聽了倒也不生氣——從沒見他笑過却也沒見他開口罵人他只是捧着他的創作品橫看豎看看過一會就悄悄地放在板桌上等過一兩天泥菩薩不見了他已經把牠還原爲泥。

阿三同他老子娘以及弟弟妹妹都不大說話。他們背後都說他有點瘋瘋癲癲——一個瘋子。那時我常常想：瘋子也怪有趣的。

然而後來叫我第一次辨味着「瘋子」這個名兒的意味的，却不是這阿三，而是他的弟弟阿四。

阿四本來是他家最能幹聰明的人兒。他家的賣買是他一個人在那裏主持。他看見了我們孩子總是笑嘻嘻地，有時還笑嘻嘻給我們一些水果，枇杷、金橘，或者半個裏半個的石榴。但是我們不常同他在一處玩，爲的他除了笑嘻嘻，就是個沒嘴的葫蘆。他倒實在同阿三有點像，跟那也算能幹姑娘的阿繡可就不像是一個娘胎裏爬出來的；阿繡是頂愛說話，一天到晚咕咕刮刮只有她一張嘴。

現在我已經不記得怎麼一來這個聰明能幹笑嘻嘻的阿四忽然就瘋了。我只記得那是在阿三失蹤——大家都說他出家做和尚去了，而且在阿四娶了老婆以後，阿四這老婆，原是童養媳，然而據說領來後只住了半年光景就又顛倒寄養在一個鄉下人家裏，每月貼飯錢。這回是年

紀大到再也攔不下去了，這才領回家來同阿四成親。有一天，我照例到他家去玩，忽然看見一個陌生面孔的身材矮小的女人在掃地，阿繡就拉住我悄悄地說道：「這個新來的，就是阿四的新娘子。」

又過了幾天，就聽說阿四成親了，我們看見他穿了新做的藍布短衫褲，頭上破例帶個瓜皮帽，紅帽結，一條老是盤在額角上的辮子居然梳光了垂在腦後；他本來生得白皙，這麼一打扮，看去也就很像個新郎官。

但是娶了老婆以後的阿四却更加寡言，嘴角上的笑影也一天一天少見。晴天午後我們照常到他家空地上去玩，有時在門口碰着了，他，不像從前那樣朝我們嘻開了嘴笑，也不再給我們什麼枇杷之類，他却用了陰淒淒的眼光望着我們，或者，拉住了我們中間一個，釘住了看一會，於是忽然拍拍手，嘆一口氣，就自顧走了。他這拍手，後來成爲一種習慣——也許是他自己發明的表示煩惱的方法；每天早上我們剛起身就聽得街上傳來了拍拍的聲音，我們就知道是阿四站在他自家門前朝天拍手了，晚飯時，我們在飯桌旁敲着碗筷等候開出飯來，也常常看見小丫

頭好奇似的跑來報告道：「對門的阿四又在拍手了！」那時大家聽了也不過一笑，並沒想到那拍手是一幕悲劇的開頭呀。

這樣拍手的早晚課繼續了一些日子，就又添出新花樣來：是在拍手的時候又把腿用勁地踢，再過後不多幾天，又添了第三項：嘴裏噓噓地吹。早晚兩次，他拍的吹的很響，一天比一天響，隔一進房子也分明聽得出。好像他是因為要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隔了幾天就加增一個新的動作，並且把聲音弄得一天響似一天。到這時候，人們就常常說阿四也有點癲了。不過他還能夠照常做買賣。而且拍手、踢腳、噓氣的早晚課做過以後，他靜默地不開口，一點異樣也沒有。

是有什麼極大的煩悶在阿四心頭罷？那時我並不明白。我只記得我們到他家去玩的時候，竟不覺得他家早已多了一個新娘子。我們老婆婆、阿繡同在空地上玩笑的時候，那新娘子從不露臉。而老婆婆和阿繡也從不談到他家這個「新來的人」。有時我們湊巧早上就到他家的小石埠上釣魚，湊巧那新娘子也在那裏洗衣服，湊巧老婆婆和阿繡都不在跟前，那時候，新娘子就要笑瞇瞇地朝我們看，問長問短，原是怪和氣的。我們都覺得她比咕咕刮刮的阿繡好。然而說不